

邊疆

柯崗 曾克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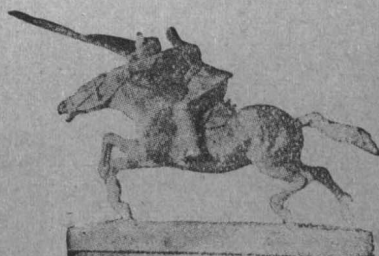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青年出版社

821
4120

邊 疆

柯崗 曾克 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572 文學 103

邊 疆

著 者 柯 崗 曾 克

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版

印張 4 1/4 字數 83,000

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價 4.100 元

印數 1—25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內 容 提 要

這裏編輯的八個短篇，大都是以祖國雲南西部邊疆，國防綫上的軍民鬥爭生活為題材的。其中‘高黎貢山的伐木者’，‘從無到有’，‘蒼樹極口之戰’，‘第一窰磚瓦的誕生’和‘邊疆’等篇，均以邊疆戰士的戰鬥和建設為主。‘第十四個兒子’，反映了邊疆醫務工作者的戰鬥情景。‘信’是寫一個青年團員在邊疆工作崗位上的思想變化過程的。

目次

高黎貢山的伐木者.....	柯崗一
第十四個兒子.....	會克一九
從無到有.....	柯崗五
菁樹極口之戰.....	柯崗五
信.....	會克七
邊疆.....	柯崗四
第一窖磚瓦的誕生.....	會克二九
後記.....	二九

高黎貢山的伐木者

柯崗

真是，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」

在營房落成典禮和賀功會上，有兩位青年戰士十分惹人注意。這兩人，一個叫劉一明，一個叫李國棟。兩人的身材都不大。劉一明是個明眉大眼的白淨子，李國棟黑油油的挺結實。總之，他倆的外貌並不驚人，可是，事蹟却不簡單。

據說，那天飯後，已是傍晚時分。雨停了。

虹像弓背樣的，從高黎貢山峯頂，那棵十幾個人拉起手來都環抱不攏的苦櫻桃樹上彎過去，很像一座頂大頂大的、用孔雀毛編成的五彩拱門。雲彩，乳白的、銀灰的、淺藍的和淡紅的，各式各樣，一朵一朵，從那拱門下邊飛跑。滿山明晃晃的，像早晨。

多美呀！在雨季，來到高黎貢山大森林中伐木的戰士們，對這天色的高興勁，簡直不用說了。

他們在這大森林裏，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，艱苦地同巨蟒、馬熊、風雨以及那好像生着牙齒的大蚊蛇戰鬥着，到現在，終於砍下了大小六千棵頂呱呱的木料。明天只要把這堆在

山脚河岸上的料子推下水去，放到營建場，任務就算完成，大家要向這座蔥翠茂密的林子告別了。

雖然，這條小河的流速過急，河底滿是刀刃樣的石片子，黑夜白日刮着河水鳴鳴響，這一帶的景頗族^①說它是水鬼，人不敢下腳。可是，經過工兵們的多天努力，掃清了露出來的大尖石，給他們減少了運料的困難，這是他們最滿意的。

也許是由於任務即將完成的那種快樂的預感，戰士們都那麼輕鬆無慮的，三三兩兩的，說笑，歌唱，散步，眺望，甚至像猴子般的，拉起吊在老菁樹上的鐵藤，盪起鞦韆來。

連長站在連部草棚的門口，命令通訊員去請排長們來研究明天的放料工作，之後，重新轉回棚裏去。看樣子，是因為指導員一去住學，他就忙了一些，況且，這人一向不會休息。劉一明、趙清，還有一班副，他們正在河岸那堆砌好了的楠木大料上坐着，談着什麼。

忽然，有人扯着嗓子喊小劉，劉一明正要答腔，却被趙清伸手捂住了嘴：

「別吭！別吭！叫他找！」

「又是小老頭，真怪，你們倆好像夥穿一條褲子！」趙清看了一下班副。

小劉笑了。他知道趙清是故意說笑話哩！因為，他和李國棟都是保山縣打魚村人，從小

① 景頗族：景頗族原有四個不同名稱的支系，即大山、小山、茶山、朗栗。德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後，才決議統用景頗。

一塊長大，一九五〇年大軍到保山時，兩人又一齊跳出了地主的蓮藕塘，手拉手跑來參了軍。特別是今年一月，兩人一齊參加青年團後，這段歷史，全連誰都知道了。

說話間，李國棟手提一把板斧，來了。這人天生老相，冷眼看上去，足有二十四五，其實，只比小劉大一歲，今年剛滿二十。所以大家喚他「小老頭」，他也並不反對。

小劉閃着大眼珠子，沒開口，趙清就伸手抓住了「小老頭」：

「坐下，坐下大家談談。光找他，你們也不是愛人！」

「坐下吧！他說的對。」班副也說。

看神氣，他們對於小劉和小李，確也非常喜愛。可是，小李並沒坐下來，只是笑着對小劉說：「走！」於是，小劉像是早就知道要幹啥，隨即站了起來。可是，一班副也就動手抓住了小劉：

「幹啥？小伙子！」小劉笑瞇瞇的坐下了。誰想，這是麻痺戰術，只有一分鐘，小劉對小李一示眼色，忽的兩人一齊掙脫了。趙清一個箭步追上去，兩人像陣風似的，嘻嘻笑着鑽進林子不見了。

「真行！小傢伙。」趙清和班副仍舊坐下來。

其實，他倆是去掏孔雀蛋的。因為，小李在營部駐的村裏一位傣族老鄉家裏，見過一隻老母雞孵出兩隻小孔雀來，那東西，一出壳就比小雞高一頭，灰溜溜的身子，腦袋上還有一

撮長毛，就像姑娘們戴的雞冠帽似的，走動起來呆里呆氣的，真好玩。因此，他們一上山，就天天合計着，總想弄個小孔雀；可是，那玩意兒有翅膀，一出窩就會飛，哪能捉住呢！直到前天，他們才發現有個窩裏有兩顆蛋，兩人美的不行，當時小李就要拿，小劉不同意，他主張快下山時候再來取，免得拿到連上弄破了。這會，因為明天就要放料下山，所以非要辦好這件事不可。

果真，到昏黑，兩人回來了。但是，誰也不笑了，好像跟誰打了仗，「小老頭」繃着臉，臂上碰了一大塊；小劉一身泥。

原來，「做賊碰上劫路的」，兩人拿到兩個孔雀蛋，正說說笑笑往回走，忽然，有條碗口粗的花皮蛇，正從樹上往下爬。本來，牠沒調頭，兩人繞個彎完全能過去，可是，定眼一瞅：是個毒傢伙，三角腦袋，紅舌頭。小李一舉斧子，嘴裏說：「媽的，你也是老美，搞掉一個少一個！」可惜，猛的一砍，沒砍準，剛把蛇脖子切斷一半。嘿！這下沒完啦，那物件說不上有多大勁，撲通一聲，跌下地，像龍燈似的翻滾着，冷不防，又一下把小李給纏到樹上了，斧子打掉幾尺遠。幸虧牠的脖子受了傷，腦袋一直搭拉着，雖然舌頭直吐，就是挨不到小李。於是，小劉趕緊拿起斧子，又來一傢伙，腦袋掉了！可是，尾巴却又甩過來，真像繩鞭似的，把小劉打個嘴啃泥。不過，最大的損失，還是把兩顆孔雀蛋全碰爛了！

睡覺時候，大家看了看小劉背上那條烏青發紫的傷痕，心裏挺難受，就像自己挨了打。

躺下來還在議論着，好半天都睡不熟。

可是，玩是玩，正經是正經，到天明，好像連小劉、小李也把昨晚那件事忘記了。一種積極放料、完成任務的責任感，叫人緊張起來。一清早，各班都把工具準備停當，大小撬棍整齊地靠着木料排成了隊，滾木也從那些大料堆處擺到了岸邊，甚至有人把長長的藤索都已砸軟，並且在藤索兩頭挽好圓孔，以便使用。

許多人作好準備工作之後，嚴肅地站在岸邊，瞅瞅翻騰的河水，又瞅瞅他們親手砍下的，那些二丈二、三丈三、一丈八和一丈六的黃辛、山楂、紅木、楠木和一些不知名的好木料，心裏說：

「夥計！一會我就請你下水了！你也在祖國的山上長了這多年，不容易呀！今天祖國要用你啦，多光榮！你可給我好好的、快快的走呵！要是你一下去掉了隊，我可沒辦法！那是水，又不在地上，我能攔你。」

忽然，不知是誰說：

「這河叫個啥河？」

「沒名堂！」另一個接着。

「哪能呢？這麼大，又是流到外國去的！」

「就是沒名堂嘛！你不信？你沒聽指導員說，地圖上都沒有它！」

「那才糟糕！造地圖的人也是亂彈琴！邊疆這麼大的河都忘了！真是……」

「你要它的名堂幹啥用呢？反正把料子給你運走就成啦！」

「不，我給你想個辦法吧！快打電話到畹町海關去問一下，他們準知道！他們專管這，凡是出口貨，他們全有登記，連空氣都有名堂呢！你信不信？」突然，有人這麼打起趣來，大家哄聲大笑了。

正吃飯，連部的電話響了，連長拿起聽筒，聽了半天，僅僅說了三個「好」字，末尾說個「沒問題」，然後就在飯場宣佈說：

「營首長說了，四、五連已經擺開，等着撈料啦！叫咱抓緊時間往下放，爭取部隊今天下山。只要放到營部，咱們任務就完成。滿共水上不到二十公里，我想今天沒問題。你們說呢？」

「沒問題！」大家搶着回答，有人飯噎進了氣管，不住聲的咳嗽起來。

摺下碗，料子開始下水了，全連噢噢叫，抬的抬，推的推，大料順着滾木往下擡。有說，有笑，有人還同木頭說着話：「下吧！你也開個洋葷，雖然你沒長翅膀，今天叫你來個水上飛！」說着，七手八腳，轉眼功夫，大小幾千根木料一齊下了水。可是，問題就在這裏發生了。

說來有點笑人，彷彿大家都是吃飯不管嘴大小，明明河面滿共不過五十來公尺寬，況且

一眼看到，不遠就是峽口，那裏才有十幾公尺寬，可是，似乎誰也沒看見，好像面前是個海，木料是燈草，只顧閉着眼睛往下放！木料一下水，人就不行了；它也不知深淺，不會排隊，滿河面的往下跑，層層疊疊沖不下去，一下幾根大料憋在峽口上，滿河料子全不動彈了。

「怎麼辦？」連長指着峽口越聚越多的木料。幾根大料橫三豎四的憋撐住口子，激起了幾尺高的水浪。大家愣住了。

誰也沒有說什麼，一個個的臉色沉下來。但是，這會兒誰也說不出是啥道理，面前這些飛濺的水花和那擁塞着的木料，霎時又把他們拉回高黎貢山的原始森林中去了，彷彿那沉重的板斧，又像啄木鳥似的，一口口咬着樹幹；彷彿那成羣結隊的猴子仍在樹上，吱吱嘎嘎的吵鬧着，故意把樹上的絨毛剝落下來打它們；彷彿有誰說着：「快啦！再有一個鐘點，讓他一面倒！」於是，又有人氣喘汗流地接上去：「對，我不信砍樹會比種樹更難些！鐵條磨銹針，功到自然成！」於是，倒了，倒了！大鵬，孔雀，山麻嘎和一切奇形怪狀的飛禽，驚叫起來，嘩啦啦的，煽動了翅膀。於是，彷彿小劉他們那班青年又在檢討會上發言了：「你沒想，政委不是說過麼？蓋營房固然是建設邊疆，可是砍木料也不是爲了破壞森林呀！要不，咱們何必確定三株抽一，五株抽二的原則呢？其實，這有啥難？只要自己舉起斧頭時候，睜開眼睛看一看，平心靜氣想一想，知道營房是咱祖國的，而樹林也是祖國的，那就行啦！但

是，你却只顧悶頭砍，啥也不想，不看，半天砍倒一棵大的，反倒壓壞幾株小的，那還行？咱們能這樣對待祖國麼？難道你不懂大樹也是小樹長成的？」

轉眼間，昨天的砍伐和今天的障礙，結成了一種很難說出的不好受。似乎有種聲音說：「下去！下去！在困難面前低頭的人，還能算戰士？」可是，接着又有聲音說：「不行！那是每秒流速四公尺五的洪水，不是山，你可以努力爬上去。自己去找死，還能算戰士？」

正在這時，有人說話了：

「報告連長同志！我下去！」小劉說着，盯住了連長。

「我也下去！」小李也說。

「我也……」接二連三，有十幾個人決心下水了。都等着連長下命令。

連長把他們仔細打量一番，沒吭聲。浪頭更兇暴地拍着石岸，水花嘩啦嘩啦濺上來，那情景好像向人示威說：「來呀！是英雄，是漢子，你們都下來呀！」

「下去怎麼弄？」停了一會，連長問。

「把慾撐在峽口的大料拉開來！」

「怎麼拉？用手？」大家不吭聲了。

「不，用藤條拴住，人在岸上拉！」小劉滿有把握似的說。

「對，可是，這就只要一個人就夠了！」

「我！」

「我！」

大家爭着，但是，連長根據游水能力，僅僅批准了小劉。於是，全連圍着小劉直往峽口跑，像是人在難處遇了救，誰也恨不得把心全給他。

到峽口，小劉一看那卡在口上的幾根（實際上最主要是一根）三丈三的大黃辛，就像自己喉管扎了刺，脫下衣服就往河裏跳，可是，又叫連長一把抓住了：

「別忙，小傢伙！萬一把你沖走怎麼辦？」

「不會的，沖走我再回來！」小劉翻着大眼珠，滿不在乎。

「你看，那不就像開了鍋的水嗎！它不歸你指揮，也不歸我指揮！要是萬一……你不想要連長，連長可捨不得好戰士呀！小伙子！」連長很激動的笑了笑，對大家說：「拿根長藤條來，拴在他腰上！」

連長這麼一說，大家的心全叫小劉給鉤住了：說的倒也是呵！要是萬一……小傢伙已經是咱連上一個模範啦！人家團結、互助、學習、工作樣樣在前頭，能說會算，腦筋清的像水樣，誰都跟他好……

然而，連長和大家的心，小劉全然不思忖，一個勁的掙扎着，老想往下跳，況且，小李又在故意替他幫着腔：

「不要緊，叫他下去吧，就是我也沒事，別說他啦！他從小就是水貓子，能夠下河撈針，水能淹死他，魚就長在樹上啦！」

這話好像又給小劉添了一把氣力，他爭的更厲害了。但，事實哪裏由他，大家人多手稠，說句話，一根砸軟了的扇藤條，早已緊緊綑住了他的腰。於是，連長撒手說：

「下吧！不准解開它！這是命令！」

小劉無可奈何的甩甩手，小李湊近他的身邊說：

「好受不？綑住。」

「你想吧！就跟上了繩的魚一樣！」

「大家是好心。我看你爬到那根蹺起的大料上，然後，再用藤條去套那根橫着的，只要套上，一拉就開了，水勁大的很，你說呢？」

「我也那麼想。」

人們靜下來，不論誰的眼睛都叫小劉給吸住了。河水更大聲的鳴鳴響。

確實，假如不是水太急，和滿河木料的話，按照小劉的性子，他是一定要蹣下去的。而現在他却竭力攀登着立陡的岩岸慢慢下。可是，突然又被青苔滑倒下去，這是連他自己也沒想到的。

岸上的人們更緊張了，幾乎誰也不敢出氣，連長也來吃力的抓住拴在小劉腰上的那根藤

條，心裏默默唸叨着：「別慌！別慌！」小劉得心應手地推開了浮在身邊的木料，立游着，三晃兩晃就爬上了那根蹺起的大傢伙，大家一齊深深出了一口氣，不自覺的嚷嚷着：「對，對，再往前去一點，就套上那根橫的了。」連長突然制止着：「別嚷！」其實，這些小劉完全沒聽見，只顧按照計劃往前爬。

可是，就在這時，因為小劉不自覺的增加了這根蹺起的木料的力量，那根橫在口上的，一傢伙被挑開了。料子順水一沖，真像雷石滾木一般，傾瀉而下，人們只覺得手上一緊，小劉不見了！藤條齊水斷下來！

連長的臉色刷一下成了白紙一樣，大家的眼珠全叫野馬似的水浪和木料給弄得不會動了，無論誰也說不出一個字。岸上有人一縱身子下了河！人們一眨眼，看到那是小李，但是沒等大家喊出聲，他的褪了色的軍帽，就像箭一樣的順水跑了，水上連個人影也沒啦！

「怎辦？怎辦呵？」大家一齊跳起來。

「快，快去打電話，叫營部注意，誰也不准再下！」連長像下衝鋒命令似的，板着臉，揮着胳膊。人們旋風似的往回跑。只是，沒有跑出幾步遠，連長的命令又變了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不打啦！」

真怪呀！大家一回頭，原來兩個小傢伙正在下邊百十公尺遠的岸邊往上爬呢！小劉赤條條的，腰裏拴着半截藤條子，小李光着頭，衣服像紙樣的貼在他身上。兩人相離丈多遠。

人們哄聲跑過去，小劉這才看見了小李：

「嘿！你來幹啥？」小劉閃着水汪汪的大眼珠。

「我想洗澡哩！」小李的老面孔上帶着笑。

大家朗笑起來，不知誰說：

「洗澡還穿着衣服下水嗎？小老頭！」

小李不能回答了，小劉故意岔開說：

「浪頭和料子是在上面呢，只要鑽下去，趕緊靠邊，就沒事！只怕時間長。」大家吃力盯着他，彷彿要想從他的骨頭縫裏找到那股驚人的「水貓子」勁。連長始終沒吭聲。

一場虛驚過後，工作照舊進行着，這回組織領導加強了：兩個人手裏拿着長竹竿，留在峽口監視着，看勢不對，趕緊撥開；幹部們嚴格管理和指揮着，連長拿着作戰用的小紅旗，站在岸邊，他不發口令，誰也不准往下放。

這種有秩序、有步驟的放法，看來好像很慢，其實，反而快的多，剛一過午，岸上的料子就沒有了。連長很輕鬆的總結說：

「同志們懂了吧？啥事都得有次序！吃飯也要一口一口的來，要不然，饅頭也會噎死人！」大家心領神會的笑了笑。小翠鵬咕哩咕哩的叫着從他們的頭頂飛過去。

連長走回連部草棚下，伸了一個懶腰，顯然是那種任務完成之後的疲勞襲來了，他很想